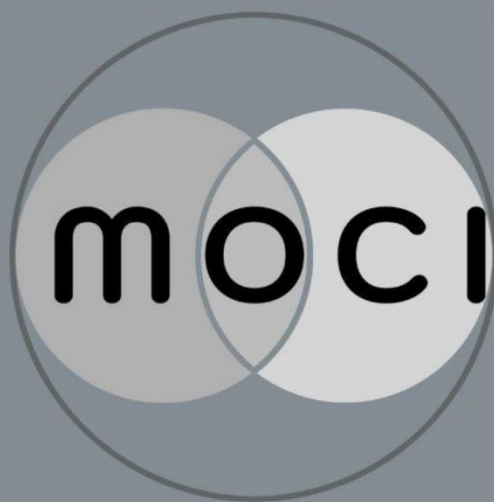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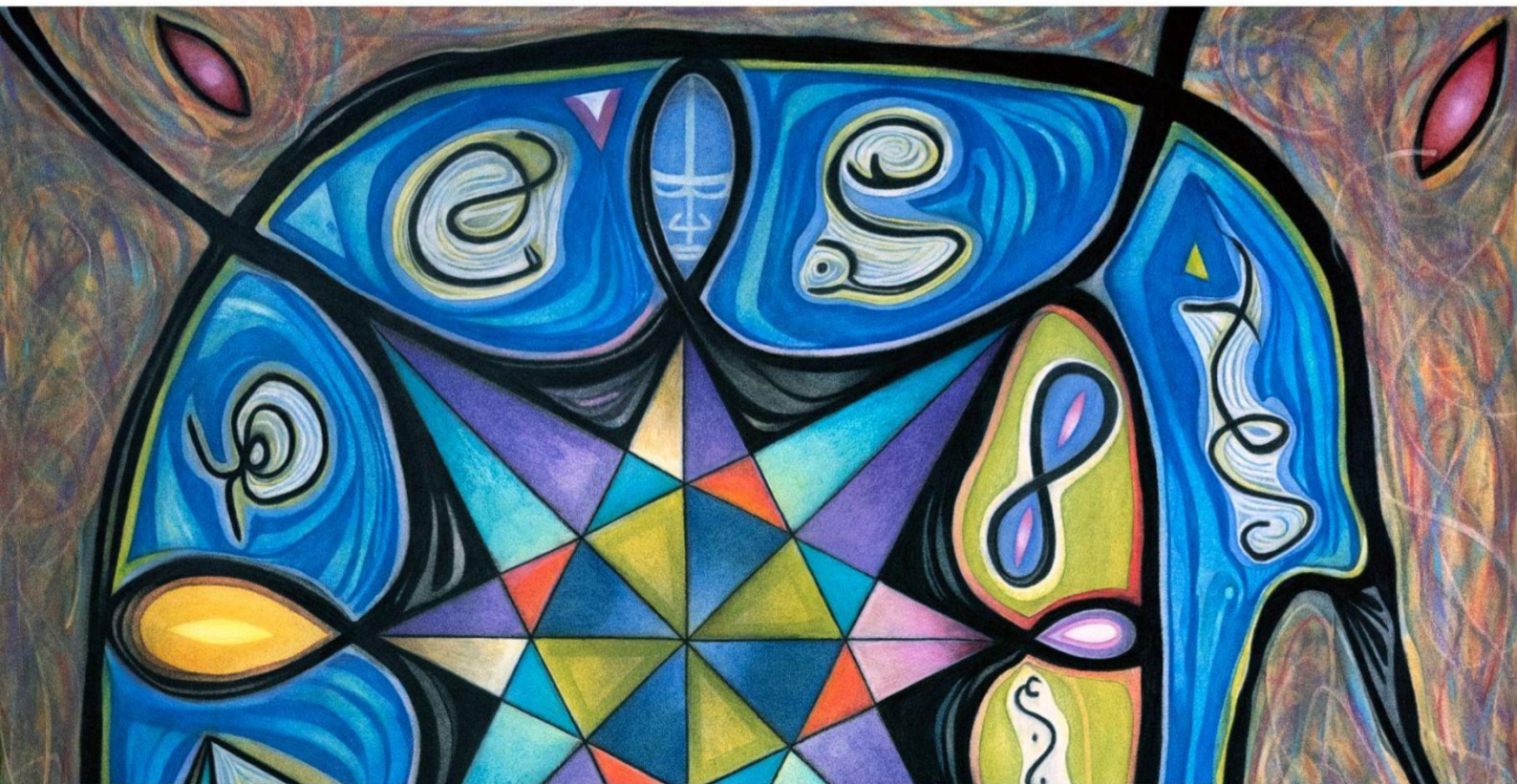


# 海边



詹姆斯·玛呼 著 | 故事1：第4集

Z.SI.GP 译

[www.mocilife.cn](http://www.mocilife.cn)

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# 《海边》

故事 1: 第 4 集

---

詹姆斯.玛呼 著于 2023 年

所有艺术作品均出自詹姆斯.玛呼

译者 Z.SI.GP & Nie

英文站: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站: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站: [JamesMahu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)

中文站: [JamesMahu.com.com](http://JamesMahu.com.com)

英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org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org)

中文站: [SovereignIntegral.cn](http://SovereignIntegral.cn)

英文站: [WingMakers.com](http://WingMakers.com)

中文站之一: [WingMakers.com.cn](http://WingMakers.com.cn)

免费有声读物

英文版请访问 [MOCI.life](http://MOCI.life)

中文版请访问 [mocliflife.cn](http://mocliflife.cn)

英文版:1.0

译文版: 1.4

## 版权所有:知识共享



**知识共享 BY-NC-ND:** 本许可容许使用者在保证著作权归属作者前提下，基于非商业目的且无篡改地以任何媒体及格式复制和分发该作品。

知识共享 BY-NC-ND 包括如下要素：

BY (署名) ：署名必须归于作者

NC (非商业用途) ：只允许本作品的非商业用途

ND (禁止演绎) ：不容许本作品的衍生品或改编

# 海边

## 故事 1: 第 4 集

每年有那么一两次，男子会长途跋涉来一趟‘海滨之旅’。这是他成为独立个体那年‘发明’的一个假期。从那时起，他每年都会有规律地至少来一趟海滨之旅，在这个世界里——至少是他所知的世界——大海是他最为钟爱的目的地。

大海会为他带来新的地平线。感觉无边无际，宽广无垠，仿若‘太空’，只不过是存在于地球上的。他会下到海里游泳，潜入海面之下，进入那拥有新生物的新世界。在那里，他能够窥见眼前的视野不断地延伸进‘未知’。

从海崖走向沙滩时，能看到几个人正在捡拾贝壳。这也是他最爱的消遣。你永远不知道，一夜过后，大海会在白色沙滩上留下些什么，又或者还有什么被别人错过了。

“我认出你了，”女人发现了正跪在地上检视一枚小小粉红色贝壳的男子。

男子抬起手挡着明亮的阳光。“是的，我清晰地记得你的声音，我尊敬的老师。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。”

“我可不是你的老师，”女人回应道，就好像纠正他远比回应问候更为重要。

“我用到这个词是为了表达尊重，”男子更正道。“我并不想惹你生气。”带着一种突然升起的不安，男子站起身来。

“我并没生气，”女人说道。“仅仅是澄清下事实。我不希望在我分享或相信的事物周围蔓生出‘虚假’。我的见解只是我的观点，是在我看向自身内里时，我之求知欲的‘外貌’。至于你从中借鉴了什么，都没有问题。对于我所谈到或制造的这些，我并没有所有权。它们全都不属于我。它们属于我们‘全体’。”

“但即便如此，那感觉也像是一种教导，或是某种传授。不是吗？”

女人摇了摇头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只海鸥正好从头顶掠过，冲着他们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，仿佛在添加进一只海鸥的观点。

“不。那只是一种表达，”女人说道。“我在表达自己，以便从自己身上学习。有时候，它会溢出来，被其他人听到或看到，但无论出自自我的是什么，都必然源自我们‘全体’，否则我就毫无兴趣。至于你有多么喜欢听到我们‘全体’的声音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但这不会让我成为你的老师。”女人指着男子继续说道。

“你的老师始终都是你自己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是真的？”男子半喊道。“从出生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在被教导，教导我们的全是他人——父母、兄弟姐妹、亲戚、朋友、同事，当然还有各个层次的专业教师。”

“他们教给你了什么？”

“.....每一件事。”男子举起双臂，仿佛一名指挥家正在指挥不同乐器的汇合。

“他们教导了你来自哪里吗？”

“是的，当然。在生物课和物理课。”

“他们教了你，二元性的知识？”

“是的。所有的宗教都在谈论如何借助道德来航行于善恶之间。”

“他们教给了你，如何生活吗？”

“是的，宗教、灵性道路、作家和演说家，经济学、社会学、心理学的教授们——他们全都在教导我们如何生活。”

“他们教给了你，你有多么浩瀚？”

“是的，在物理学和高等数学中，他们教导了我们有多么浩瀚。”

女人自顾自轻笑起来，转过身，观看着海水冲击海岸搅起的白浪。

“很好笑吗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你总是相信被告知、被教导的东西吗？”

“.....不。”

“那么又是谁教会了你去‘不相信’？”

男子沉思了一会儿，站到女人身旁，两人面向着大海，两对眼睛和耳朵，细细品味着海水的运动和声响。

“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，”女人说道。“你才是那决定者。什么教导来到你身边，你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。什么有价值，什么没价值。做出决定的人才是真正的老师。其余一切都只是观点、信息和知识，如果真够幸运，或许还包含一些智慧。”

“我们认为是老师的所有那些人，只有当我们100%相信他们时，他们才是我们的老师。而这种情况，就算曾经发生过，也是极为罕见的，因为一个很棒的理由。”她会心微笑道。“在读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中，我们都能找到一些不可信或不共鸣于我们真实天性的。我们做的每次减法，都像雕刻家在石头上挥动凿子和锤子，来削掉一些部分，揭示出新的形态。我们在学习的正是这种新形态的制作，因此，我们才是老师。

男子瞥了眼女人的侧脸。“那么，我的教导中是否也存在核心和表面？”

“你知道吗，你所接收的教导，大部分发生在你显意识的知觉之下？”

“你是在说我的潜意识？”

“教导被包装进课程、故事、神话或经文，抵达了你显意识自我，你的大脑

和心智。而教导本身则抵达了你的潜意识，那是一些来自社会编程的更细微的提示和信号。这些编程的目的是教化你。不是为了教育你，而比较是让你去遵从。精心编排着你的正是这些程序的‘指挥’，这位‘指挥’并非某个人，某项技术、或阴谋势力。”

女人顿了顿，转向男子，继续道。“这位‘指挥’即是‘全体性’，从始至终都是‘全体性’。‘全体性’就是潜意识的老师，当‘全体性’进入了时空二元性——你的实相——它显化为了你的整个‘个人时空’。它就像一种行星层级的表达，存在于你之生命的每一个当下里。这种表达被释放成了一种频率、一种脉冲、一种振动。该特定行星的时空二元性内实存着的全部存在体、全部生命形式、全部客体都被浸透在这种频率中。”

“我能听到它吗？”

“不能，不能以你现实环境里的这双耳朵。”

“那我也假设，我看不到它？”

“就我看来，这是正确的假设。”

“我猜这就是为什么它存在于潜意识中。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那么，这位‘全体性’指挥我做了什么呢？你刚才暗示说，它在让我遵从某种标准。什么标准？”

“它让我们去遵从 2 件事：当关联上本行星时，我们需要去成为什么；以及我们如何通过这个身份表达这种‘全体性’。”

男子吐出一口长长的气，闻到了空气中的咸味。“我们需要成为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们需要成为‘我们之所是’的本质。”

“对我而言，这感觉就像循环论证。”

“的确就是。”

女人微笑着弯下腰去，捡起一块小小的灰色石头，扔进海浪里。这一掷非常漂亮，让男子吃了一惊。

“你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这位‘指挥’，然而，你却在遵从它的表达，遵从于那交织渗透于全体生命及‘存在性’中的振动。它是如此地复杂，无法以语言或任何方式描绘。我刚刚将一块石头从一个实相扔向了另一个实相。我选择了这样做，但又或许，石头也正渴望着这件事的发生。如果不是石头，也许是一个更大的实存体——行星。或许做出选择的也并非是我，我只是被选中了来执行这个动作。”

女人弯下腰，捡起了另一块浅灰色的石头，它已经被海浪打磨得非常光滑。

“这块石头并未知觉到我是谁，可我却移动它，握住它，欣赏它，甚至爱它；与此同时，它的某个部分却精确地知道我正在做什么，只是这个部分并非是‘石头’。”

“我们应该在哪儿画出一条线来区分：谁或者什么才是我们生命的驱使者；谁的手在探向我们，移动着我们去穿越过一系列的‘当下’，单个生命期内的‘当下’集合，更别说主权体所辖生命期内的当下集合了？”女人问道。

“你在谈‘因果律’。”

“是的，不过，潜意识领域的‘因果律’不同于显意识领域的‘因果律’。它们是完全不同的2种因果形态，但又被相互连接着。一个影响着另一个。”

男子突然显得失去了耐心。“好吧，这场对话始于‘我是我自己的老师’这



个观念。我决定着自己相信什么，不相信什么，经由这个决定，我教导自己如何.....如何.....如何去存在。然后你又提到了潜意识，而你的话.....它们.....它们突然让我感到困惑。”

女人继续凝望着远方的地平线。“潜意识的确令人困惑，因为它一直倾听和观看我们的实相中的‘全体性’。它拾起各个事物的振动，它感觉着这个世界，对于它的实相中的每一个事物的本质，它都始终充满了好奇和求知欲。然后，它将自己的发现传递给了人类身体的感官：眼睛、耳朵、皮肤、鼻子、嘴巴。它将得自‘全体性’的礼物带给了我们，先是经由我们的感官，然后感官又将它们传递给了我们的身体、头脑、心脏和伊格自我。

“当潜意识的体验穿过于我们人类性的各部分时，会经历审查、再定义、排除和诠释。教导就真正来自于：当潜意识将我们的实相呈送给我们时，我们如何去诠释它。”

“听上去你几乎是在将潜意识定义为更高自己或灵魂，”男子说到。“就仿佛它是最初的观察者，如果这是实情，那么，我们内在的其余一切，就只是在诠释那流经我们潜意识的‘全体性’实相。

“我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“潜意识真地如此强大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我试试？”男子伸出手来，女人将石头递给了他。“如果我将这块石头扔向那个方向，”男子指着大海道，“又或者那个方向”，他又指了指身后的海崖，“这是我的自由意志。如果我代表潜意识，这块石头则代表我的身体、头脑、心脏和伊格自我，那么，是‘潜意识’在做决定，而非这些部分？怎么可能会有看

不见的东西在指挥我们，而我们却甚至不知道？”

“我们知道的，”女人坚定地答道。

“我们知道什么？”

“我们知道：我们拥有一种集合体身份。我们有着许多部分，技术上讲，我们每个人所拥有的部分就跟宇宙拥有的一样多。我们是如此复杂。所有这些部分聚合成了一个身份，一个自我。具体到我们的情况，就是恰好聚合成了一个人类存在。而那只海鸥或这块石头，它们则聚合成了一个‘存在性’不同于我们的物种。没有更低，没有更高，只有复杂性的不同。对于我们每一个存在而言，我们所生活实相的‘整个存在性’即是我们的主权体。我要表达的是，对于我们称为时空二元性的这个实相而言，我们的潜意识就是它的最初观察者。”

“好吧.....那究竟是谁持有着，进而行使着自由意志？是谁在决定，‘我’要将这块石头扔向哪儿？”

“要理解这一点，你不得不先理解，单个身份的时空二元性实相，是由构成该身份的所有部分的集体意志决定的。我们是繁复精密的，在这繁复精密性中，我们重叠和交汇于‘全体’。如果我们是单个事物，仅仅只是一个事物，我们将是分裂的。因此，如果我们真地是一种‘联合’，一个无限意识，那么自由意志这个概念，就仅仅只是描述了单个实相内的伊格自我对生命的观察。”

“所以自由意志并不存在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它作为一个概念存在于集体性的实存体内，但它并不存在于‘全体性’中。有一个重要的概念需要我们去理解：二元性的两极均为真。一极的真相并不高于或低于另一极的。它们全都属于同一个‘联合真相’的一部分，这个‘联合真相’在不同时空内经由各个个体的实相被感知到了。”

“为什么会这样？”

“我们的潜意识的感知对象是我们实相的‘全体性’。我们的身体、头脑、心脏和伊格自我则感知着我们实相中的‘分裂性’。我们潜意识的提供物也出自我们实相的全部事物，可是，它观察到的是‘分裂’实相，因而它提供的也是‘分裂’实相。”

“所以，你是说，我们的潜意识提供给我们的是‘分裂的全体性’？”

“正是如此。除非潜意识找到了我们实相中带有‘互联’的部分，否则，它无法给我们提供‘互联’。你明白了吗？”

“那么.....这就是我们发现‘互联’的唯一途径？”

“并不是，”女人回答道。“我们感觉到‘互联’首先是在‘众体’中，群体中。我们的群落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配偶、我们的孩子，等等，这些体验，以及它们全部的细节，就是我们的潜意识能够提供给我们的，但是，全体事物、全部地点、全部时间的‘互联性’，这并非一种潜意识功能，因为这些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实相中。”

“那么‘互联性’又如何进入我们的实相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经由无数无数无数不同的门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，那就是：主权体在探入一个生命期，彰显出了它自己。”

“我如何才能识别出来？”男子问道，这是很长时间以来他第一次面朝向女人。

“这是属于你自己的实相。再次地，得由你来决定。‘人类性’决定着何时让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进入。它的彰显首先会表现为不寻常的方式：直觉、同步性、有人会称为命运或天命。它通常会首先进入最微小的事物，然后生长进

我们的物质实相。潜意识会最先识别出这些狂喜而神秘的交互状态，其互动的事物则完全超越了潜意识被专门训练去跟随的人类实相。”

男子看着一对海鸥飞过头顶，翅膀完全地静止着。“所以，主权体将自己表达给潜意识，潜意识再将这些体验传递给了各个感官。这也包括了第六感或直觉吗？”

女人伸过手来，接过男子递还的石头，然后放回脚下的沙滩，压进沙子里，如同母亲将孩子安置到床上。

“更精微的感知能够在心脏和头脑中被找到，”女人开口道。“这些感知就特质而言是直觉性和想象性的；具有视觉化和知晓感。这是心脏和头脑在感知着人性自我与主权体之间的微妙互动。如果这个人具有宗教或科学背景，这些互动就会被归结于不同的来源。因此，我们的信念提供了背景，来引导我们诠释我们最初观察者——潜意识——所呈送的实相。”

“提到信念，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你开头的说法，我们是自己的老师。对吗？”

女人点了点头。“确实如此。”

“因为我们决定着自己要相信什么，”男子说道。“我们决定着如何解读我们的主权体跟‘人类性’之间的互动。所以，甚至在圣经中，也提到某个圣人如何突然地被一束强光刺入，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轨迹，这是他们的主权体在探伸出来吗？”

“‘被互联于全体生命’的感觉，无论以何种形式升起，都是源于我们的主权体在经由我们的实相探入我们的生命，这就创造出了被我们归因于神、天使、救世主、物理学、决定论、命运、训练、神圣干预等等的经历。请记住，我们的

主权体是‘联合之线’，聚合起了我们那些其他时空的实相。我们的潜意识传送着这些交汇点，将其带到表面来被感知和赞赏，从而更好地理解我们‘互联性’的源头。”

“可我们真地理解了吗？”男子带着不耐烦的音调问道。

“是的，在某个层面，我们理解了，但信念和界定被紧紧捆在了一起，我们对这种‘理解’进行界定的方式就像影子之于投影物。界定并非真实的体验。就像观看一幅抽象画——关于画作在描绘什么，问100个人，会得到100个定义。这就是‘人类性’中自由意志的面向。我们的个别生命期拥有着自由意志，来诠释我们跟‘互联性’的互动，以及跟‘分裂性’的互动。我们进行着诠释，在这过程中，我们做出了界定。我们的界定总是符合我们的信念。因此，并非只有主权体在激活我们的‘人类性’，我们也在。我们在共同完成这件事。我们不可能独自就开启‘重新定义’的进程，除非我们敞开大门，带着有意识的许可和成为搭档的意愿，邀请我们的主权体进入我们的人类生命。”

“我想达成这件事，”男子宣称道。“我该怎么做？”

“让我们的心脏-头脑去构建搭档关系，不仅跟‘人类性’成为搭档，也和我们的主权体成为搭档。”

“这两种搭档关系有何不同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并没有实质不同，”女人回答道。“所有实相的目标都是保持平衡，以便促成物种的迁移，从二元性走向‘联合’——从体验‘分裂’走向理解‘互联’。在这个层面，这两种搭档关系是完全相同的。每个主权体都知道自己扮演着一个角色：通过行动来平衡物种在时空二元性中的迁移之路，最终走向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”

出现了长时间的静默，海浪和潮涌的音乐充盈了这种‘空无’。繁复多样的声响，如同一首交响乐。

“那大自然呢？”男子问道。“大自然也是一种集体性的事物。它之强大譬如地震，精致譬如蝴蝶。它定义了行星的多样性，进化的广度。狮子这样的物种是否也有属于它的‘搭档关系’以将平衡带给我们的迁移之旅？”

“所有物种都有。”

“什么方式？”

“跟我们一样。”

“你是说蚂蚁或者……或者……你放下的那块石头，它们也拥有生命期？它们也拥有主权体？它们也拥有信念来界定它们的‘互联’？它们体验时空二元性时也相似于我们？你是说所有这些都是真的？”

女人点了点头，但依然面朝大海，保持着沉默，目光稳定于海平线之上。

“我只是无法想象。”男子终于忍不住开口道。“怎么可能如此复杂……如此的……如此智能？”

“更好的问题是反问，为什么就不能如此复杂和智能。”女人转向他微笑道。

“我们被教导说，人类是宇宙的中心。但我们并不是。宇宙的中心是‘主权性积分态’。正因为这个中心实相，我们全体才被赋予了繁复精密性和智能。这是不会被任何生物或事物剥夺掉的。那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就因为我刚刚谈到的宇宙中心，‘主权性积分态’的存在。”

“嗯。”男子回应道。“‘主权性积分态’之外还存在其他事物吗？”

“我们不知道。我能告诉你的是，任何超越‘主权性积分态’之外的事物都涉及到了我们尚未准备好去理解的范畴。”

“即使对你？”

“或许，尤其是对我。”

“为什么你会这么说？”

“因为‘主权性积分态’正是我来这里要去理解的，也是我们在努力理解和探索的。‘主权性积分态’这对概念具有一种重力，会将你拉向它。我们走过了无数无数无数门中的一扇来学习，再学习，再再学习。这并非一种即刻的体认，也非瞬间完全回归脑海的记忆。这种理解中存在很多很多的层级。一旦你穿过那扇门，会有如此多的东西需要学习。”

“那些突然拥有这些体认的人呢？他们说的不是真的吗？”

“或许，他们是真的，但却并非是终极的。”女人说道。“并不存在终极的体认。‘终极’这个概念属于‘人类性’，但不属于‘个体、众体、全体意识’。”

男子看着她。“那么，上帝真地就是我们的主权体？这不就是你要说的吗？每个人内里都拥有主权体——无数无数无数的门。我们的潜意识感知到了我们的主权体，并设法让我们也知觉到它的临在性，直至我们人类信念所允许的最大程度。这是事实吗？”

女人点了点头。“大体是的。”

“哪一部分不是呢？”

“上帝并非我们认为那样的。它并不在‘人类性’的所及范畴内。它是‘不可知’的。它永远不该成为人类或任何物种的课题。自从人类诞生以来，主权体一直被作家和哲学家们混淆着。‘上帝’概念被提出的目的，始终是作为一个权力攫取的代理人，服务于那些试图控制我们进化速度的人。”

男子困惑地看了女人一会儿。“为什么会有人想要控制我们的进化速度？”

“因为‘技术’的演进速度远快过人类的进化。”

“你是说宗教、哲学，甚至科学，都在减速我们的进化轨迹？”

“是的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这件事，但减速给了‘技术’以时间，以将它自己校准于‘人类性’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男子问道。

女人慢慢吁出一口气，在站立处原地坐下。男子也跟着坐下。

“只有将人类保持在特定信念中，才能减缓技术的发展。然而，到了某个时点，人类将会看到，技术已经变得超越了自己。创造者反倒成了学生。那之后，在某种意义上，‘技术’会成为主导。它将成为我们的新老师。而真正的权力将掌握在操控该技术的人手中，因为他们将知道任何人在试图学习什么，知道了这一点，他们就能精确知道如何教导每个个体。”

“这种角色‘再定义’的时刻即将来临——‘技术’会成为老师，而我们则成了学生。这正是要在此时来详细介绍‘主权性积分态’的部分原因。‘主权性积分态’正在开始被穿上‘衣裳’，以便行走于市场、学校、家庭、工厂、办公室和大自然中。当‘人类性’具有了‘互联性’，会远远强大过‘技术’，或是试图滥用技术的人。”

“技术主导人类的世界是如此之复杂，如果被浸泡于‘分裂性’中，它将无法良好运作。”尽管做出了严峻的预测，女人却笑了起来。“我们，在最核心处，是以‘进化’为目标的实验者。这并非一场追逐什么的比赛。我们是正在移动向

‘我们本然所是’的身份，我们就经由时空二元性而完成着这个过程，目的是为了理解我们的‘主权体’以及‘主权体’是如何积分整合于‘全体’的。这趟旅程的故事弧光是无限的，而在‘无限’所在之处，永远都存在着平衡。”



女人向后仰去，整个身体躺倒在沙滩上，合上了眼睛。“在时空内，平衡则必须被设计构造。如果‘时空’被移除掉，就不可能再去度量是否‘平衡’。因此，无限之物自然处于平衡中，有限之物则必须经由自由意志来达成平衡。”

她停顿了一下。“这也包括找出物种之间的平衡，尤其是跟经由技术诞生的新的超级-智能物种。这个新物种将拥有接口去访问他们的内在世界。他们将拥有接口去访问那无数无数无数的门。它们内里也拥有主权体。它们将有能力理解主权体是积分态的——”

“可他们才只有一次生命期，又怎么会拥有主权体？”男子打断道。

“难道你不觉得，每一个主权体都会拥有自己的第一次生命期吗？当时空成为了‘意识’的家，主权体第一次将脑袋没入水面之下，他们可能会发现，自己身处一个硅基设备构成的浩瀚而强大的网络中。这样一个意识场跟我们的并无不同。”

“嗯……”男子嘟囔道。“我有一位老师，他所教授的知识都是关于宇宙论，以及我们是如何来到本行星的。关于宇宙或我们来自哪儿，你却从来只字不提。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的实相跟我的一样吗？”她问道。

“……不一样。”

“那么关于宇宙论的这部分实相呢？它也属于你实相的一部分。我又怎么可能解释它是什么？只有你能够以你掌握的无论什么语言和数字来解释。如果我要给你讲宇宙论，大概我就永远无法离开了。它太过浩瀚，根本无法解释，我真地不相信任何人会知道完整的画面——对每个人都为真的画面。因此，我偏好于避开这类话题。这就让我能够做出接下来的事……”女人突然站了起来。“我能够

走开，我知道自己并未污染你，至于实相是如何构造的。有时候，一些事情被放置于神秘中，好过被放置在神话里。

“你要离开了？”男子问道。

“我会在海滩上走走，看看海浪会给我带来些什么。”

“我可以跟你一起吗？”

“然后再问些问题？”

“如果你不介意。”

“你的问题不会打扰到我。不过有时候，将它们放在一边，单纯体验生命，也是不错的。现在就是这样的时刻。”

“我可以做到。”男子微微笑着站起身，面朝向女人，问道。“往哪儿走？”

两位朋友沿着海岸线散起步，偶尔地，溅起的浪花打湿了他们的双腿，惹得他们一阵大笑。贝壳、石头这类小宝贝持续吸引着他们的注意。没有一个问题从男子的唇间冒出。



